

新輯第二集

高蘭朗詩

建中文藝叢書
陳紀澄主編



高蘭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建中出版

新輯 高蘭朗誦詩 第二集

目錄

建中文藝叢書總序	陳紀濤	一
贈高蘭代序	魯木火	一
春天來了		一
七月之歌		六
山崗上		九
夜行		一二
日本的「轟炸之王」		一七
天然瓦斯火		二六
這裏不是咱們的樂園		三四
送××從軍		四九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五二

渝4153

嘉陵江二歌	五九
九月妙詩	六七
送別曲	七五
冬天來了	八
九年	八六
悼海兵之母	九一
八月的末場	九七
十年	一〇二
哭亡女蘇菲	一二〇
反侵略進行曲	一三一

建中文藝叢書總序

陳紀瑩

近幾年來，文藝界的朋友們時常督促我編一套文藝叢書，意思說，假若由我編，他們一定可以支持，而且可以取得他們的相信。這種盛情厚意，很使我感奮。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敢作這種嘗試。

以先不敢嘗試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印刷條件不但苛而且糟；第二、寫書的人看似很多，實際很少；第三、讀者的觀點偏重作者的大名，較比生疏一點的作者的作品，便沒有什麼銷路。

現在我敢來嘗試，並不是上邊所舉的原故已不存在，而是我們認清出版界非有點勇氣不足以求得一條出路，不足以打破一切不合理現象。這種勇氣是作者賜給的，也是讀者希望的。因此仍然在許多困難條件下進行了。

這一套文藝叢書，無須預先佈告陣容，請取讀者的注意。但相信我們的讀者一定知道我是以謙嚴的態度在為大家搜集有益的精華食糧。特別值得一提的，這套叢書的構成，不但包括老作家，也包括新興作家，但作品內容的堅實是不分新舊的。

虔誠地希望：讀過這套叢書或者讀過叢書一部份的讀者，對它有所批評，有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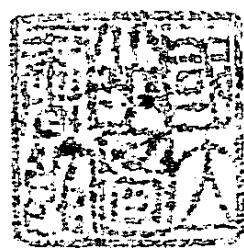
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林故主席奉安日序於黃葛壩

代序

贈 高 蘭

穆木天



啊！高蘭！

你從冰天雪地中生出來的詩人！

在我的悠長的旅途中，

你的健壯的詩歌，

使我得到最初的歡喜；

「八·一三」的砲火是把中國的詩歌變了！

新的時代，

新的現實，

新的歌聲，

新的生命力，

是光明的，

撥開了一切的雲霧！

在你的青春的詩裏

我感到了——

一種荒莽的力量？

一種純樸的大地的生命氣息？

我感到了——

「八·一三」的詩歌，

已經有了她的健全的萌芽，

詩歌的大時代

已經在開始！

你的詩使詩感到了北國的土地，

可是，高唱，我還不知道——

你是從那荒莽的冰天雪地中出來的？

你的家：

同我的家一樣，

是在那鐵蹄下邊的雪原裏！

啊！高蘭！

從上海流亡到武漢，

這兩個多月裏邊，

我真不知道感到多少歡喜！

同時，我也流了多少眼淚！

（雖然，有時，眼淚只是流在心裏）

我感到——

六年間的磨煉，使我們強健起來，

好多好多的青年朋友，

真健康得同鋼鐵一樣了！

這真棒！

我們的飛機士，

給我們作過了沉痛的報告！（法）

即使我流了好幾次的淚！

從北方，

好多的意想不到的朋友，

使我知道他們在皇宮地戰鬥！

那也使我流出眼淚來了，

六年間的血的洗禮，

把棉花般的孩子們都變成鋼鐵！

高蘭！我們是從血泊中生長了起來！

在我們的不知道的朋友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人，

達到了我們想像不到的健全了！

那值得我們歡喜！

那值得我們流淚！

那更是值得我們用我們的筆記錄出來。

用我們的歌聲謳頌出來，

高蘭，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呀！

在那冰天雪地中，

在這六年間，

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戰士，

用他們的血與肉，

交織出來

偉大的民族革命的詩篇！

你用你的健全的話語，

把那些英雄的敘事詩記錄下來吧！

高爾基草原裏產生出來的詩。呀！

大地的吼聲，

現在是正待我們記錄的時候！

「八。一三一，吹起全面抗戰的號！」

多少的英勇戰士爲國犧牲！

只有爭取到祖國的抗戰的勝利，

東北的三千萬的民衆

才能達到解放！

高爾基！爲民族革命高揚起你的歌喉罷！

在詩歌中激發起民族偉大的感覺罷！

我們現在這個七時代中，

作一個洪亮的回聲，
作一個清朗的喇叭手，
民族的生命已燃燒到白熱，
高蘭！把民族的白熱的生命力，
用你的詩歌記錄下來罷！
我們要作偉大的民族敘事詩
渺小記錄者。

高蘭！歌唱罷！

現在，是詩歌復興的時代了！

（注）「在笕橋」，是一篇東北飛行士所作的報告文學，見大公報「戰線」。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燕子從熱帶歸來了；

這麼多的

這麼高的

向天空張着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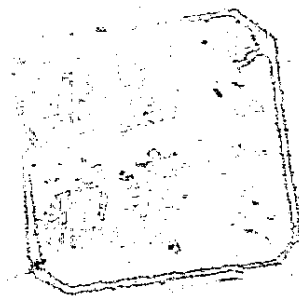
黑色的煙突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發密的森林，

嚴肅而沙啞的

響着機器的聲音，



(渝)

樹底下走着油污的人；
雲雀向遠方飛去！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田野依舊是碧綠的，
鋤頭，鏟刀，木犁，
舞舞在代耕隊的手裏；
老頭子在牆角下晒着太陽，
白鬍子向圍坐的孩子們抖動，
「甲午年……」

日本，這萬惡的仇敵！」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千年也無人跡的山嶺啊！

像打落了牙齒一般

吐出了金色的公路的舌頭，

石橋在兩山之間

安穩的睡下了！

黑色的鐵軌

向藍天眯着眼睛，

聰明而狡猾的微笑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江水捲動着渦流，

轉着笨重的喘着氣，

早晨，白天，夜裏。

穿梭般川流不息，

碼頭上，

千千万萬的燈籠火炬，

一聲不響的
他們在做什麼呢？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公園裏的桃花零落了，
海棠寂寞而憂鬱的開着
遊人們在壁報下擁擠，
成千的壯丁，
挺着胸，

唱着歌，
邁着農民的步伐，
向射擊場走去：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教室空空的，

寺院裏吹着軍號，

隊伍行進在街頭巷裏，

隊伍行進在鄉村鎮裏，

人像海一樣的流着，

旗幟像怒裏的遊魚，

鐵鳥的馬達，吼着：

「抗戰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七月之歌

七月呀！

我們的第二個生日

戰鬥的七月呀！

你英勇的來了，

我們是

更英勇的迎上了你呢！

古老的神話，

也許還懷念我們吧？

我們却把它遺忘了！

像遙遠，遙遠的

飄散了的海市雲煙，

繁星兒映着憂鬱的眼！

七月呀，

是生存的可歌可敬的日子，

是奴隸們反抗的永恆紀念！

不在天上

是在人間——

是我們活着的那一天

那一個地方；

是我們死的那一天，

那一個地方；

是抗戰的歲月，

是勝利的前天！

是祖國的城市山河，

直到全世界消滅了黑暗——

七月呀！

戰鬥的七月呀！

中華民族的心，

在你的面前，

聽祖國的呼喚，

是多麼

強烈的敵盼呵！

山崗上

是多雨的季节啊！
憂鬱而潮濕的南方
陰暗的天空，
寥廓的田野，
小水流穿行着田塍，
微風搖擺着竹梢，
多麼低沉的歌聲啊！

寂寞的山崗上

望着那連天的綠草，
望着那遙遠的白雲，
我跌進了淒涼的夢想！

——那更高遠的，

鳴咽的江水呀！

綿亙的山巒呀！

黃的沙漠，

黑的土地，

青白色的戰馬……

該是高粱紅了！

回去吧！

緊握着我的劍，

放開我的喉嚨；

在行列中，

走向我所熟悉的田園！

走向我曾戰鬥的原野！

再洒上最後的血，
讓三千萬的哀哭，
換成四萬萬五千萬的歡笑吧！

雖然我也愛戀
這憂鬱而潮溼的南方；
但我更懷念那
戰鬥沸騰着的家鄉，
呼喊着的山崗！

夜行

冷風

吹着我們襤褸的衣衫，

暗夜

使得我們步伐有些蹣跚！

潮溼的碎石子，

在我們光赤的腳下，

發着輕微的喟嘆，

我們——三十五個！

背負着一肩星月

兩袖風寒

三千萬的苦難，

八年來的辛酸，

爬過了

一重山

兩重山

看了看孩子們的臉，

是盡力忍着悲苦的，

是過度嚴肅的痙攣

多麼令人心痛的倔強啊！

歌聲還是那麼

在前，

在後；

響徹着山樹

草野

潤谷

流泉

森林之間

鄭玄

「離開家鄉已經八年
故鄉在層雲的那一邊」

望着那麼遙遠，
遙遠的燈光和圓，

沃壤的眼睛是溼潤的，

年青的兒子却剛強而雄健！

我必啊！

是一陣劇烈的震顫，

腳步為戰慄遲緩下來了！

啊！轉身把眼淚揩乾，

一個孩子

兩個孩子

已越過了我的身邊！

「走！走向前！

戰鬥在號召！

祖國在呼喚！

沒有憂傷只有勇敢，

走！走向前！

衝破了寒冷與黑暗，

歌唱勝利的明天」！

我追着這歌聲，

我邁開更大的步子！

我們——三十五個，

又爬過了
一重山！

兩重山

天

日本的「轟炸之王」

——報告詩

好個「轟炸之王」！

日本的空軍大佐，奧田！

好個轟炸之王！

日本的航空部員，奧田！

四十四歲，

還作日本軍閥 鷹犬！

從大正三年到昭和十四年，

吃了二十多年的血腥飯！

吃人的帝國主義者，

可不顧什麼空軍「四大天王」

槲木死在南京

上海死了潮田

在武昌炸死了南鄉

在漢口又燒死了白相定男；

現在又輪到了「轟炸之王」

這位空軍大佐，奧田。

他曾率隊轟炸我們的重慶

轟炸我們的成都

轟炸我們的梁山

炸死了我們的同胞成千成萬！

燬滅了我們無數的財產！田園！

他和我們是

仇深似海。

不共戴天！

今天，

又派來再炸成都！

要用奧田的老命。

笑話「帝國」的閉塞！

然而飛機沒有了，

三百多架打落在諾蒙汗

上千的駕駛員；

埋葬在蘇蒙之邊境。

雙十節在漢口。

被我們的空軍。

又炸燬了二百多架。

外加一百多駕駛員！

敵人啊！

不得不拿出來

空軍的最後一張牌

一個海軍航空隊司令官，

兼任航空課長的奧田，

送上最新的飛機，

（那是出廠在今年八月間）

「去！炸支那的成都去！

給「帝國」露露臉！」

在我們中國呢？

這是個晴朗的午間

白雲駛得格外安閒；

忽的驚報聲響，

嘶向了藍天！

人們都走向了郊外，

走向了山邊；

肥沃的綠野，

萬頃的田疇，
紫色的土壤，
銀色的山泉，
展露着他們的富饒！
展露着他們的康健！

人們的心，
激動的在躍舞，
一湘北大勝，鬼子們已怯了胆，
這次是飛賊們要來轉轉臉！

轟……轟……轟……
由遠而近
在北邊，在東邊，
祖國的美麗的藍天，
美麗的白雲，

白雲下移動着，
十幾個黑點。

狗向天空吠着

人向天空睜着憤怒的眼：

「你們這羣劊子手啊！

沾污了我們的藍天——

突然一聲長嘯，

天空的四面，

響起了更大的聲音，

又來了，又來了！

啊？是有着和白雪藍天

一樣的新鮮

一樣的美麗，

青天白日與彩色飛機！

啊！我們的神鷹起飛了！

啊！我們的鐵鳥騰空了！

似流星，

似閃電，

盤旋，掃射，

掃射。盤旋，

報警報的竟站在防空洞上

指指點點參觀起空戰！

像風捲殘雲，

像放燈火的新年，

還有青葉鞭子的

一架，兩架，三架……

落下去了！

落下去了！

還拖着「股罪惡的黑烟，其餘的呢？」

便向來時路散亂逃竄……完結了「帝國」的露臉。

奧田啊！剛抓住降落傘，

誰知連胸帶肩，

中滿了機關槍子彈！

像打落的野雁，在空中！

像黑漆的一團，

連人帶機滾向了地面！

連機帶人變成了泥蛋！

死了！日本的「轟炸之王」奧田，

死了！日本的空軍大佐奧田，

死得多麼滑稽，

死得不值一文錢！

看一看我們的成都，
他還是那麼平安！
他依舊那麼莊嚴！

在我們中國，
這是個晴朗的午間
白雲駛得格外安閒
人們走過了郊外，

走過了山邊，
肥沃的綠野，
萬頃的田疇，
紫色的土壤，
銀色的山泉
展露着他們的富饒！
展露着他們的健康！

天然瓦斯火

在遠古，

在祖國，

三百丈深的地下，

大自然的監牢，

我們已深藏了若干年月！

雖然從沒有忘卻已領生命，

雖然也知道自己的力量，

——有光！

——有力！

——有熱！

然而被壓迫，

被遺棄，

被埋沒

在祖國三百丈深的地下
已經是

若干年的痛苦的歲月！

憤怒啊！

焦急啊！

祖國的人們喲！

什麼時候才醒覺？

什麼時候才來挖掘！

從滲進地裏的血泊，
知道了

地上的法西斯強盜們

已開始殺人越貨；

從滲進地裏的血泊
也知道

祖國的好兒女

正爲和平而戰鬥爭鋒！

耐不住了啊！

被壓迫得快要爆炸！

我們有光

有力

有熱

我們爲什麼能貢獻給祖國？

鐵鏟！

我們歌頌鐵鏟啊！

這抗戰的鐵鏟！

建國的鐵鏟！

生產的鐵鏟！

在十萬工人興奮的呼喊，

在十萬工人血汗的交流，

六分泥

料寸土

打進來了

打進了

三百丈深的大自然的壓牢！

敲碎了千萬年來的壓迫！

鏗斷了千萬年來的枷鎖！

像流星，

像閃電，

像太陽的光，

像太陽的熱；

我們突破了黑暗，

我們衝破了埋沒，

我們向世界噴射

我們的生命——

正義的火！

火！

火！

紅的火啊！

七百口天然的瓦斯火！

火！

火！

紅的火啊！

七百口天然的瓦斯火！

火的口

呼吼着解放的歌！

火的口

閃爍着光明的歡樂！

火的舌

向天空，向四野

燃燒，

燃燒，

我們是火的隊伍，

我們是被壓迫者！

慶祝翻身的今天吧！

新的歲月

爲祖國貢獻自己的，新的生活！

十萬工人啊，

狂呼，

大笑，

眼淚和汗水，

向酒杯裏落；

籃樓的跳舞，

愈顯得淒涼；

興奮，快樂

忘記了勞苦的工作！

啊！

爲抗戰而生！

爲抗戰而建設！

咱們一向是被壓迫者，

咱們從今却走向生活，

不過，還得向你們說，

地下面的我們，

更多，更多，更多，

還有煤，鐵，金，錫，石油……

不盡的寶藏，

都等待着挖掘！

挖呀！

掘開！

挖掘出新的力量！

新的同志

新的中國

爲全世界和平與幸福

戰鬥！建設！

戰鬥！建設！

這裏不是咱們的樂園

——獻給國立東北中學全體同學——

這裏不是咱們的樂園啊！

孩子們！

咱們的家是在遙遠，

遙遠的白雲的那一邊！

那你所熟習的

黑水！

白山！

那你所生長的

黑水！

白山！

三三

那你所深知的
背負着侮辱與悲慘

還受着蹂躪與苦難

黑水！

白山！

你離開了他
已經八年！

在那裏，

你留下了

兒時的歡笑，

爹娘的嘆息，

一切的憤怒和愛戀；

你帶走了

三千萬人的希望；

和你自己的二顆雄愛，

——驅逐敵人大打回老家去，
把地獄變成爲樂園！
因此你才離開牠，
如今已是八年！

八年來，

多麼悠長的時間！

爹是一分一秒的盼，

媽是一分一秒的盼，

回來呀！寶寶！

回來呀！心肝！

晝夜的祝告着蒼天，

整天的以眼淚洗臉；

撕扯着那灰黯的日曆

像撕扯着衰老的袍一般；

日子啊！是一串苦難！

他們就這樣死去嗎？
不能瞑目啊
等待着你們回到故國！

然而你們越走越遠，
走過了千重山，萬重山！
像深秋的落葉，
隨着西風飄散；
像西風裏的塵砂，
被拋在了荒原下
貪污啊！
飢餓啊！
死亡啊！
還有失散！
寄給故鄉的
是一張白紙？

接到的是血淚滿簷！

從古老的故都，

到壯麗的大別山；

喘息未定，又走過了

烽火武勝關，

戰鬥的大武漢；

沿着長江，

沿着湘江，

又到了資水之邊！

當深秋的西風

剛吹過湘南的草原，

你們的行列

又走向了雪峯山！

不！

帶着小徑裏，

穿着薄衣衫，
在風雪嚴寒的冬天，
你們痛楚的腳印，
留在了沅江之邊！

在岩石下升起炊煙，
在晚風中露宿沙灘
山村的黑夜裏，

飄蕩着你們流亡的歌聲，
遠鄉的夢奪去了你們的睡眠！

任繁霜和白雪凝在眉間，
任薄霧和朝雲落在山前；
斗落一肩星月，
長征的腳步又邁向了前面！

五千里的長途，
數不盡的山川；

七個月的時間

冬去春來，又到夏天；

你們終於到了這裏！

孩子！

你們怎能不把它看成樂園？

然而，又是一百多天了，

已經休息了過長的時間；

是樂園也不再新鮮，

何況，這裏是抗戰的後方，

我們又決不是逃難！

前方的一時一刻，

都正有無數的戰士

死亡在前線

用血用肉

才爭取來咱們的安寧

可是！唉！

你們全都忘了呢！

生活是一道陰溝，

你們蛆一般

爬着！

擠！

開始了腐爛！

戰鬥的祖國多麼艱難！

地土是小下去了，

用度却增加到無限！

養兵，

養民，

發整個的中華；
也還要培養你們這一代
失去了家鄉的青年！

給你們飯吃，
給你們衣穿，
給你們住處，
給你們喜念，
……

使你們不要用一个錢，
在平安的後方，
平安的加緊鍛鍊，
降下戰鬥的祖國，
還有什麼值得愛戀？

祖國怎麼能這樣？

祖國多麼偉大！

祖國含着悲痛的淚，

祖國睜着熱望的眼；

看！你們，

懷着你們，

關心你們的健康

等待你們的成長！

還有故鄉父老三千萬，

他們也正在黑暗的角落，

含淚的眼

遙望着祖國的白日青天，

和你們這些抗戰中的青年！

也許就在今天！

在前方的戰爭裏

有你們被打了一「啞針」的父兄

被敵人拉上了前線，
糊塗，流血與死亡，
痛苦的自殺或逃散！

也許就在今天！

在東北，你們英勇的父兄，

爲祖國的生存，

作了義勇軍，

打着遊擊戰！

也許就在今天！

在各戰場，

在各地方，

在砲火下，

在轟炸下，

他們爲國而盡忠

犧牲，
殉難，

他們是勇往直前，

無所顧念！

他們明白這種神聖的抗戰，

抗戰的尊嚴！

他的兒女子弟已交給國家？

便是國家未來的戰鬥員！

可是，他們如果死了，

他們却閉不上眼啊！

不是因為沒看到勝利的家園，

而是聽說你們是如此抗戰！

這個悲哀，

將永遠埋在黃泉！
這個遺恨

將永遠埋在九原！

沒有一杯酒

能夠能做祭奠！

沒有一朵花

配放在他們的靈前！

更沒有一張紙一枝筆，

能夠寫下這長恨的詩篇！

刻苦鍛鍊吧！

加緊努力吧！

我們敬愛的孩子們！

你們愛真理愛自由，

你們也有偉大的正義感！

你們是新中國的戰鬥員！

你們就有勝利的信心！

定國興亡，
全在青年，
担起來呀！這千鈞的重擔！
爲了父兄的慘死，
爲了家鄉的苦難，
爲了那生長我們的土地，
爲了那美麗的田園，
爲了祖國的悲哀與抗戰，
爲了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
我所敬愛的孩子！
刻苦鍛鍊吧！
加緊努力吧！
清除生活的塵垢與污穢！
向死亡的先烈，
向英勇的戰士，
懺悔！

懺悔！

再立下永恒不滅的誓願！

孩子們！

我的淚，順着我的筆不停的流；

我的心，是一陣酸楚一陣震顫；

我呀！

我不能寫就我的詩篇！

孩子！

這裏不是咱們的樂園；

咱們的家是在遙遠，

遙遠的白雪的那一邊！

送XX從軍

昨夜的燈火，
照着

你年青而濕潤的眼，

也照着我

垂蹙的雙眉，

和我們面前的一點糖果；

沒有一句話，

也沒有一聲嘆息，

望了望

白色的牆壁上

閉上凄然的黑影，
我重新又低下頭去！

今天，是個好日子，
在我們的國家，
會拉開了抗戰的序幕，
在世界上，一九四〇年前
曾誕生了愛人類的聖者——
你，

同樣給我

留下了不平凡的記憶！

今天！

你，

換上了戎衣
去，

爲了失去的家鄉，
爲了戰鬥的祖國，
從軍去！

一九三九·十二·廿五·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山城的女士們啊！

向勤勞的石匠們

致敬吧！

同是保衛祖國的陪都

你爲什麼只

禮讚天上的空軍？

而對地下的這鐵石的隊伍

吝於慰問一聲？

他們是太褻褻，

太窮苦，

不是爲祖國而勞碌嗎？

當你們在輝煌的燈下
炫耀着你們的財富，
他們——極度的，

赤着雙足

在潮濕而黑暗的石壁

摸索着，

喘息着，

用鋼鐵的鑿斧，

沉重而勇猛的

把頑強堅固的青石

擊成了碎片！

辛勤的工作，

奪去了他們的康健，

奪去了他們的睡眠，

爲了保衛祖國的陪都。

以及你們的生命財產。

當你們在什麼酒樓，

滿意着自己的胃口

微醉的走下層樓，

他們——咽完了沒菜的飯

驅開了可怕的疲倦，

再拿起他們的武器，

盤向了

像鐵一般堅固的

山啊！

當你們

活躍於霧裏雨裏的人們，

爲晴朗的日子而提心吊胆，

關心於你們的箱籠衣物；

他們却

爲好的天氣所激動！

不是嗎？

沒有泥濘！

沒有寒冷！

斧頭愉快的飛舞，

一決幹！弟兄們嚙！

鬼子的飛機今天也許光顧

把這裏打穿吧！

又可以多容納些人數」！

當你們

坐在橋子上

頗覺高山太高路也太遠；

他們却

一聲子！

一躍子！

就要把這高大遙遠的山城，
穿穿！

變成一頂偉大的鋼鐵，

使若干人因而得以安全！

當傾雪的市聲

隨着夜的深沉

而靜下去了！

你倦遊於娛樂場的笙簫，

爲乳白色的電燈光引起

他鄉之寂寞，

聽吧！

那鋼鐵的指頭，

彈在青石上的

有節奏的聲響，

那夜的歌者！
艱辛的工作！
將鑿穿了夜，
鑿穿了黑暗，
迎接那黎明的太陽
向這裏照射！

山城的士女啊！
向勤勞的石匠們
致敬吧，

同是保衛祖國的陪都，
你爲什麼只
禮讚天上的空軍？
而對地下的鐵石的隊伍
吝於慰問一聲？

他們是太極模

太窮苦

不是爲祖國而勞碌嗎？

五

一九四〇・五一節

嘉陵江之歌

嘉陵江是美麗
還是憂鬱的呢？

那顫動着綠色的水波
爲舟子的雙槳擊起的
銀色的浪花啊！
像一羣白蝴蝶隨着春風
飛逐在一碧萬頃的草原！

浪花啊！

揉碎了老舟人襟懷的身影

浪花啊！

抖動着他憂愁而悲苦的生命！

衝過激流，
望着險灘；

生命是多麼狹窄而迅速啊！

生活不是更為艱辛嗎？

從能走路的日子；

到不能動轉的日子；

在利刃般的石岸上

在生滿荊棘的懸崖下

盲鞋似的

爬着，

爬着，

四隻脚爬着，

有時頭也要着地的

那牢固的鎖鍊，

一頭牢牢地綁住了

向前爬着的驚風的胴體，

一頭牢牢的拴在

比祖父還古老的，

破舊的，

癡呆的，

拙笨而疲倦

蠕動着的黑暗の木船。

「哎暗……杭菊……」

用力呀！

用力呀！

哎暗……杭菊……」

「不向人前伸出乞求的手，

却在生命的下面低垂了頭！

哎喲……杭……

唉！

什麼歌兒能夠不朽

什麼詩篇 血淚交流

什麼人能夠

譜出這掙扎的呼號

什麼人又能有

這麼悲切的歌賦

「拉呀！

爬呀！

哎喲……杭……

用力吧！

用力呀！

生命是遙遠的嗎？
路程是遙遠的嗎？

不啊！
好生活是遙遠的嗎？

什麼不認識呢？

在這個江中的

每一顆泥，

每一塊石，

每一粒塵土上的

自己的血呀！

汗呀！

悲哀的淚水呀！

甚至于

每一個同伴死去的墳墓！

什麼都是近在眼前！

一切都是發生在昨天？

今天？

明天？

生和死並沒有什麼距離！

拉着！

拉着！

是他們拉着生活呢

還是生活拉着他們呢

拉着！

拉着！

是生活拉着這些畜牲呢？

還是這些拉着生活那畜牲呢？

爬過了谷

爬過了坑

爬過了白天黑夜
爬過了山嶺水涯
爬過了暑熱與寒冷
爬過了悲苦的一生

嘉陵江

沒有躍眼的光輝，
因為

太陽從未明亮的照射過他！

嘉陵江

也沒有猛烈的風暴，
因為

他天天沉悶的陰雨；

嘉陵江是美麗

還是憂鬱呢？

嘉陵江是悲哀的！
嘉陵江是悲哀的！

九月獻詩

謹獻給全體東北同胞

淪異鄉的秋風

吹謝了繁花，

吹落了梧桐，

更吹進我憂鬱的心中；

我永遠是低垂下了頭顱，
摔落在。

一個遙遠而淒涼的夢！

你應該知道我吧？

我不是往事的低徊，

不是季節的悲哀！

而是「九一八」這個日子，
像深夜裏一盞半明不滅的燈，
遠遠地，遠遠地，
向着我移過來了——！

不是嗎？

當異鄉的明月，
跨過了別家的牆垣，
照在你的窗前，
也照着你蒼白的臉；
你常是一聲長嘆，閉上你的雙眼
任淚珠流過了兩頰
滴落在

你青色綢緞薄的衣衫！

「不是閒愁，

不是傷感，

而是「九一八」這個日子，

像一條黑色的線，

它牽引着你

越過了萬重關山，

着見了

故鄉的燈火田園」！

不是嗎？

今年啊！

異鄉的秋風格外的涼，

今天啊！

異鄉的明月還是和去年一樣；

然而，算一算吧！
你和我

離開了故鄉如今已是幾年！

十年來！

我們走過了萬水千山，
飽嘗了生活的憂患，

流離的辛酸！

青春的歲月，

已與遙遠的征途而俱逝了！
而今，

只剩下幾莖白髮

和一顆渴望回家的心。

十年來，

因了生活的艱難，

使我們剛強而又刻苦，
但也就在我們彼此之間，
滋生了傾軋和嫉妬！

十年來，

我們爲了要像人一樣的活着，
不斷的奮鬥啊！無休止的奮鬥，
使我們之間的居然有了成就，
然而也就在我們彼此之間，
發生了角逐和陰謀，
甚至於出賣同鄉朋友，
忘記我們是生在一塊土地，
而在那塊土地裏
埋葬着我們祖先的骸骨與血肉！
更忘記在那塊土地上
還遺留着我們的父老親友！

正在敵人的屠刀下盼望
我們相親相愛
精誠團結
爲失去的家鄉而共同戰鬥！

十年來！

儘管在我們的隊伍中
有的在祖國的大地和天空
以及前方後方和失去的家鄉
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或是作了壯烈的犧牲，
還爲一些值得誇耀的英雄，
然而，你和我呀！
却因別人的血淚而分有這光榮
欣喜的想到自己千萬里前程！

想一想吧！親愛的鄉親！

還有比這更為恥辱悲痛的嗎？
還有比這更為恥辱悲痛的嗎？

十年漂泊，

已葬送了我們可貴的半生！

不能再讓這愚益

帶到墳墓裏去呀！

在今天！

這個沉痛的日子，

拿出你赤裸裸的

人類良心吧！

雙眼在呼喚！

鐵門在號召！

失去家鄉今天已發誓的十年！

我們生自那一塊土地，
我們來自那一塊土地，
我們還要回到那一塊土地呀！

可敬的鄉親！

我們的仇敵：

只有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的意志，

只是打回老家去！

送別曲

朋友！

這不是感傷的別離，
且把哀愁付之高歌一曲，
讓你那年青的臉，
激越的歌聲，
再留下個更深的記憶！

今夜！

向燈火我們發誓，

明天

你邁開健壯的步履！

我們則來自遠方的

苦難的一羣！

爲了戰鬥，我們也會相聚！
爲了戰鬥，我們又將別離！

一樣的明月白雲，

一樣的春風秋雨，

在祖國廣大的土地，

那烽火燃燒處，

更有戰鬥號召着你！

去吧！朋友！——一曲、

千千万萬的人呼喚着你，

去吧！朋友！

千千万萬的人等待着你！

我們是無敵戰鬥的兒女，

我們所渴望的惟有勝利！

去吧！朋友

爲了戰鬥，我們也會相聚，
爲了戰鬥，我們又將分離！

去吧！朋友！

我們這來自遠方的，
還要回到遠方去！

冬天來了

冬天來了！

受難的中國

又將有戰鬥也有冰雪了！

不是嗎？在今天

戰場上

已經有了雪花飄落，

而北風呢

以木樁和電網爲絃索，

配予了寒冷的歌，

使那些有鋼有血也有熱的

勇敢的人們哪！

漲紅着臉，

在風雪裏，
隨聲奔馳，
成爲一個大手大腳的彈奏者？

風砂啊！
那遠來的風砂，
和他的粗暴而叫囂的野性，
沒天遏野，
延過山林，
草澤，
以及灌木的空隙，
一面吹過來了！

他吹過了邊關，
也吹過了太行山；
然而在千谷萬壑裏，

却喚起千萬聲的迴環呼喊！

當他吹過了老黃河，
想要埋葬什麼，
怒濤更凶猛的激怒，
絞住了這風砂，
把屍送進了河底，
埋葬了他在百丈深窩！

而在這裏呢？

冬天來了！

天色陰鬱而逼狹，
人們因寒冷而沒了蹤影，
只有樓房的小窗裏
掙出寂寞的喧嘩，
紅的燈。

綠的酒，
黑色心，
白唇，
鼻盤，
升斗，
丈夫，
劍子，
肥嫩，
指頭，
選出了千萬人的賊怒罵。

這裏充斥着聰明善賢，他們到處爲家，那裏不是作生意呢？吸血的大減價！把暴殄和橫財却掩藏在——冬天來了一的旗幟下！

冬天！

在西南的高原，

沒有風砂，

也沒有飄落的雪花；

在這裏

有着秋天的霪雨，

夏天的瘧疾

人們坐着等待

春天的到來呀！

我啊！

這來自遠方的

剛強的歌手，

是大聲呼喊着的，

但聲音已逐漸瘖啞，

喉嚨也被綑閉了，

經過了春啊！秋啊！還有夏！

然而，今天，

冬天來了！

冬天終於來了！

我這冰雪之子！

我的鬚，髮，鬚，眉

猶有寒帶的風霜，

就將因這寒冷的冬天，

而恢復我的康健與剛強！

在凍結了的土地與人們的心上，

以大聲的歌唱

燒熱他們！

我這慣於和風砂搏鬥的

聞着冬天的寒冷的氣息
而歡欣大笑的

冰雪之子！

也是漲紅着臉，

在風雪裏，

追趕奔跑

大手大腳的彈奏者啊！

冬天來了！

冬天來了！

我唱着戰鬥的

從寒冷的封鎖中

飛進出來的

打回老家去的歌！

「在那道

有更寒冷的冬天！

在那道

有更寒冷的冬天！

我是冰雪之子啊！

有我，就有春天」！

九年

九年了，
我離開那生長我的田園；
我離開那生長我的田園，
九年了啊

那深黑的江水，
那長白的山巔，
那悲哀的土地和人民，
那寒冷的雪地與冰天，
九年來
那不會在我的記憶裏
褪下去一點顏色！

而我自己呀！

青春像是一片蘆花
被擲向了天涯；
他鄉的鏡裏
換上了幾蓬白髮

那些屈辱，飢餓，
被迫害，被侮蔑，
貧病交加的日子
像一串沒有頭尾的鎖鏈，
何曾一天卸下？

沒有一頁家書寫給我，如今
我又把家書寫給誰呢？

媽媽的墳頭

已生滿了三年春草！

哭瞎了眼睛的哥哥，

再也看不到祖國故鄉啊！

弟弟呀！二年來

你忠魂

漂泊在黃河渡？

漂泊在中條山麓，

還是化作了歸鄉的鳥，

飛向了家門前那棵榆樹梢？

九年，

九年啊！

與苦難的生活戰鬥，

和陰謀的迫害戰鬥，

戰鬥！

戰鬥！

爲祖國的獨立和自由，
更和敵人以及無恥的漢奸
結下了海樣的深仇

九年

九年啊！

我失去了家，

失去了依戀與溫情，

更失去了可貴的歲月與青春！

然而，九年的困難與迫害，

也鍛鍊了我一付鋼鐵般的身體！

九年的生活與學習，

也冶鑄成我一枝如椽的巨筆，

還有一顆堅強的戰鬥的心；

它更使我光輝燦爛的

英勇的站立在祖國的烽火裏，
面向着中華民族——我的祖國！

九〇

一九四〇・九・一八・

悼傷兵之母

還有比今年的深秋
更爲蕭瑟，
更爲悲涼的嗎

依然是
黃葉蕭蕭
像一陣輕烟
悄悄地離開了故枝；

依然是
失群的烏鴉
圍繞着樹梢
悲慘的呼叫；

可是在千萬人們的心上，
却更有一個無比的哀傷啊！

母親！你傷兵之母！

也在這

風雨淒淒的季節，
葉落烏啼的日子，

離棄了一切你所愛護和關切的人，
死了！你的壽命是一逝不復返啊！

你永遠閉住了嘴唇

你會說過溫慰的話的口；

你永遠閉上了眼睛；

你會流過慈愛的淚的眼；

死了！你的生命是一逝不復返啊！

還有比這可哀的嗎？

你會用你的赤熱的

崇高的慈母之心

溫暖了多少失去溫暖的心；

你會用你痛苦的

辛勤的慈母的手

救活了萬千的失去了

大半生命的勇敢的人，

可憐的人，

善良的人；

而他們就因了你，

得以由死亡裏掙出康健，

而痼疾又因了他們

得自由康健裏建立新生！

可是誰也救不了你啊，
死了！你的生命是一逝不復返啊！

在冬天

西風吹着衰草，

冷雨淋着敗壞，

這消息，

像冬夜裏寒冷的更鐘？

哽咽，顫抖的，

迢遙的傳遞着，

在幾千里的沙場，

千萬的你的忠勇死去的兒女中，

那些勇敢而倔強的人哪！

從不懂得流淚，

從不懂得哀傷，

在苦難的生活中，

他們是鐵，更是鋼。

把死亡

已看作和生一樣的正常！

但是這哽咽的悲聲

像一陣風，一陣急雨，

給他們以可怕的戰慄！

哭了！

他們哭了！

哭那使他們受到溫慰，得到再生的

你！傷兵之母蔣鑑啊！

是呵！

「軍人的淚是不常流的，」

但是爲了你！

成千成萬勇敢的戰士，
大聲哭泣了——！

今天！

我們悼念你，

哭奠你，

我們也要記住你用

你的生命寫下的真理！

——你原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

可是因為你走出閨房，走出廚房，

走上了革命的戰場，

你成功了千萬人的偉大的慈母！

憑著你的光榮作證，

記取這個教訓吧！

兩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婦女！

八月的末尾

又是八月的末尾了！

低矮的

亞鉛色的天空，

甲清白的霧

圍繞着峯巒；

好像一個掩面而泣的

孤苦的老婦人啊！

人們也像發了霉似的，

一聲不響地

走在泥濘的田塍上

用破舊的雨傘

遮住他蒼白的面孔
以及緊蹙的雙眉
和僵僵了的背，

十年來

我不就是這樣的
踏上九月的邊緣嗎？

我所負荷的
恥辱和烙印

在我每一頁歲月上
發一碟裂的聲響；

我所負荷的，
遙遠的呼喊，
在我的耳邊，

震蕩着可怕的斥責

路是這麼遠

十年了

我還沒有走完呢！

在我走過的，

爲我的血汗所浸潤過的土地上，

已有許多許多的

各國各樣的新生的幼芽，

向我所要走的路，

滋長而壯大了！

走啊！

往前走啊！

我用力地鞭打着自己

使我的頭
更爲高高地昂起着。

然而這異鄉的景物，
八月的末尾，
終是太憂鬱而陰暗了！

我如那些帶着闊邊斗笠
拿着竹杖的游方人一樣，
在這樣的日子
往往是向自己的來時路，
洒一把悲辛的淚！
向前面的光輝，
抑制不住勝利的歡慰！

跨過了

八月的末尾
我勇敢地
踏上了九月的
路！

十年

紀念一九

(一)

十年啊！
到今天，
整整的十年！

自從日本強盜
舉起了侵略的屠刀，
用血和東洋的血，
染紅了中華民族的臉上，
塗了個「丸」，「八」，

今天，
整整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十年！

這充滿了恥辱與悲哀的十年。

十年！

這充滿了貧困與苦難的十年。

十年！

這充滿了呻吟與饑餓的十年。

十年！

這充滿了迫害與屠殺的十年。

十年！

這充滿了死亡與毀滅的十年。

十年！

這聚集了人世所有的哀愁，
悲慘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二)

我們這羣首先

失去了家鄉田園的！

自從塞外的深秋

吹來了九月的風暴；

我們像一片落葉，

像一粒灰塵，

有的在歲月的剝蝕與磨難，

有的掉在泥淖裏悄然糜爛；

有的就負荷着哀愁，

十年！

我們這羣首先

把自己的同胞

陷在敵人的鐵蹄下的

眼看着

父老兄弟被踐踏成了碎片；

眼看着

諸姑姊妹被毀滅了像一陣青煙；

我們却只是緊咬住了牙關

十年！

我們這羣首先

失去了自由的天地了啊！

像一隻怯怯地失羣的鳥，

望見了故枝，
失去了依戀；
望見陌生的面孔
望着遙遠的蒼天
望家山，
家山在層雲的哪一邊？

十年！

我們風華首先
用悲哀和異鄉的歲月排遣的呀！
爲了生活，
白天我們低頭在人們的面前，
到夜晚，對淒然的燈火，
我們抓零無告的淚
濕透了被褥和枕邊！

還記得嗎！

古城的風砂裏

有我們無盡的嘆息與悲酸！

十年！

我們這羣首先

流亡的人們啊！

有的在風霜裏老死他鄉，

後面跟着檻樓的送葬的行列；

當黃土封閉了六尺薄棺，

我們往往跪向了白雲的那一邊，

像訴着我們的禱告與誓言：

「回去吧！

你無依的孤魂

飛向那遙遠的南方

告訴那鴨咽的江水，

慘淡的青山，

說：

我們平安

我們什麼也沒有忘；

最後我們也要

回到那遙遠的地方！」

如今整整的十年！

十年！

這血與淚匯成了洪流，的十年！

這頭顱與白骨堆成的十年！

這彙集了人世所有的哀愁

陰慘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三)

然而，
黑暗的另一面終是光明，
死亡的繼承永遠是新生！
如果悲哀的東北
將是抗戰的最終目的，
如果任何一個東北人
都不願在恥辱中偷生；
偉大的中華民族啊！
你必將永遠是
人類不朽的魂靈！

不是嗎？
十年中，
有悲哀，
也有鬥爭，
有滅亡，

也有永生！

有在屠刀下的廢墟，

就有革命者的吼聲，

有成千成萬的侵略者和奸倭

來搶奪，來破壞，

來燒殺，來侵凌，

就有更多更多的英勇的人們？

要反抗，要團結，

要建設，要復興，

要創造新中國的新生命。

(四)

自從

最初的淚，

流在我們最先失去的地面？

最初的血，

洒在我們最美麗的河山！

而無盡的血和淚！

又濺灑在那埋葬在地下

無數殉難者的尸身！

隨着侵略的刀鋒，

我們！

掀起了更為廣大的抗爭；

萌生了更為堅決勇敢的

新時代的新的民族英雄。

從九、一八

到宛平城；

從盧溝橋，

到八、一三的全民戰爭，

十年中的東北啊！

從馬占山，李杜、蘇炳文，

劉苗可秀，天照應；

從閻海文，高志航，

劉李桂芳，粹剛；

.....

.....

還有那無敵的無名英雄，

為祖國，

為祖國失去的山河；

為家鄉，

為家鄉被蹂躪的田莊；

戰鬥，死亡，

死亡，戰鬥

在祖國廣大的

山林，

草野，

中原，

邊疆，

在七年中每一頁歲月上，
爆裂出震撼大地的聲響！
發射着照耀千古的光芒！

雖然他們掙扎於飢寒之中，
但他們依舊拿着巨大的筆，
寫出人類生存的苦難與光明；
繪畫這驚心動魄的生死之景，
號召着全世界愛正義的人，
來奔赴這偉大的戰爭！

雖然他們也是哀愁萬種，
但他們仍然用鋼鐵般的喉嚨，

發出憤怒與復仇的吼聲；

歌唱着未來的勝利

與報門的光榮！

雖然他們是不斷的疾病和貧窮，

但他們甚至用僅有的木板尖刀，

刻破了漢奸與賣國賊的面容，

刻出來敵人像臉的各種猙獰，

雖然他們到處流亡而止無定，

但他們就隨時隨地在城市鄉村，

奏演着民族革命壯烈而史詩，

去教育激動萬千愚昧的人們！

雖然他們或者還幼小，

也許還沒有什麼才能，

但他們

努力練習，

刻苦鍛鍊，

用他們的手和腳

以及一腔火熱的心胸，

奔走呼號：

「戰爭啊！

戰爭啊！

收復失地

打回老家，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生存！

把敵人

趕到鴨綠江東！」

(五)

不是嗎？

十年來，

恥辱與悲哀，

已被我們復仇的鮮血
掃數葬埋！

十年來，

貧困與苦難，

他只是

把我們千鍊百鍊！

十年來，

呻吟與鐵鉞，

已變成

反抗的呼喊與戰爭的烈火。

十年來，
我們被迫害，
我們被屠殺，
但我們已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予屠殺者以更大的屠殺！

十年來，
我們死亡，
我們毀滅，
但從我們死者的墳頭，
與染透了黃沙的碧血，
生長出
更強大的，
更英勇的行列！——

(六)

十年，
這善與惡搏鬥的十年！

十年！
這黑暗與光明決戰的十年！

十年！
這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十年！

十年！
這從死亡裏掙出新生命的十年！

十年！
這四萬五千萬人全都起來
為祖國的獨立自由而戰的十年！

革命的十年！

前進的十年！

抗爭的十年！

戰鬥的十年！

偉大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到今天，

整整的十年！

哭亡女蘇菲

你那裏去了呢？我的蘇菲！

去年今日

你還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氣」！

今年今日啊！

你的墳頭已是綠草萋迷！

孩子啊！你使我存貧窮的日子裏，

快樂了七年，我感謝你。

但你給我的悲痛

是綿綿無絕期呀！

我又該向你說什麼呢！

一年了！

春華黃了秋風起，

雪花落了燕子又飛去；

我却沒有勇氣

走向你的墓地！

我怕你聽見我悲哀的哭聲，
使你的小靈魂得不到安息！

一年了！

任黎明與白晝悄然消逝，

任黃昏去後又來到夜裏；

但我竟提不起我的筆，

爲你，寫下我憂傷的情緒，

那撕裂人心之哀痛啊！

一想到你，

淚，濕透了我的紙！

淚，濕透了我的筆！

淚，濕透了我的記憶！

淚，濕透了我憂苦的日子！

孩子啊！

我曾一度翻看箱篋，

你的遺物還都好好的放起；

藍色的書色，

深紅的裙子，

一疊香煙裏的畫片，還有……

孩子！你所珍藏的一塊小綠玻璃！

我低喚着蘇菲！蘇菲！

我就伏在箱子上放聲大哭了！

醒來夜已三更，月在天西，

寒風裏陣陣傳來

孤苦的老更人遙遠的氣息！

我愛了你呀！孩子！

你不過是患的瘧疾，
空被醫生挖去我最後的一文錢幣。
我是一個無用的人啊！
當賣了我最後錢的衣物，
不過是爲你買一口白色的棺木，
把你深深地埋葬在黃土裏！

可咀咒的信仰啊！
使我不曾爲你燒化紙錢設過祭，
唉！你七年的人間歲月
一直是窮苦與搖樓，
死後你還是兩手空空的！

告訴我！孩子！去！
在那個世界裏，
你是否還是把手指頭放在口裏？

呆望着別人的孩子吃着花生米？
望着別人的花衣服
你憂鬱的低下頭去？

我知道你的魂靈漂泊無依，
漫漫的長夜呀！你都在那裏？
回來吧！蘇菲！我的孩子！
我每夜都在夢中等你！
唉！縱山路崎嶇你不堪入跡，
但心的胸膛終會溫暖
你那冰冷的小身體！

當深山的野鳥一聲哀啼，
驚醒了悲哀的記憶，
夜來的風雨正洒洒淅淅！
我悄然的披衣而起，

呆望着別人的孩子吃着花生米！
望着別人的花衣服
你憂鬱的低下頭去？

我知道你的魂靈漂泊無依，
漫漫的長夜呀！你都在那裏？
回來吧！蘇非！我的孩子！
我每夜都在夢中等你！
唉！縱山路崎嶇你不堪入跡，
但心的胸懷終會溫暖
你那冰冷的小身體！

當深山的野鳥一聲哀啼，
驚醒了悲哀的記憶，
夜來的風雨正酒酒淒淒！
我悄然的披衣而起，

歌樂山顛一顆星兒閃閃
孩子！那是不是你悲哀的淚眼？

唉！歌樂山的青峯高入雲際！
歌樂山的幽谷埋葬着我的亡女！

孩子啊！

你隨着我七載流離，
你隨着我跨越千山萬水，
我却不曾有一日飽食暖衣！

記得那古城之冬吧！
寒冷的風，交加之夜，
一床薄被，我們三口之家，
吃完了白薯我們抱頭痛哭的事吧！

但貧窮我們不怕

因爲你的美麗像一朵花
點綴着我們苦難的家，
可是，如今葉落花殘
我還有什麼呀！

因爲你愛寫也愛畫，
在憂歎你的時候，
你癡心臨媽媽呀！
在你右手放了一枝鉛筆，
在你左手放下一捲白紙，
一年了啊！

我沒接到你一封信來自天涯，
我沒看見你一個字寫給媽媽！

我寫給你什麼呢？

唉！一年來，我像過了十載，

寫作的生括呀，

使我快要成爲一个乞丐！

我的脊背有時僵僵了，

我的頭髮已經有幾莖斑白？

這個世界裏，依舊是

富貴的更爲富貴，

貧窮的更爲貧窮；

我最後的一點青春與激情？

又爲你帶進了黃土堆中！

我寫給你什麼呢？

我一字一流淚！

一句一鳴咽！

放下了筆 哭啊！

哭夠了！再拿起筆來？

嫋嫋而來的是別人的春天，
鳥啼花發是別人的今年！
對東風我洒盡了哭女的淚，
向著雲天，
我燒化了哭你的詩篇！

小魚！我的孩子，
你靜靜地安息吧！

夜更深，
露更寒，

讀詩聲捲起狂飆！

雷雨閃電地搖撼着千萬重山！

我要走向風暴，

我已無所繫戀

孩子！

假如你聽見有聲音叩着你的墓穴，

那就是我最後的淚滴人了黃泉

三〇

一九四二、三月的山中

反侵略進行曲

戰爭吧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戰爭吧！

全世界反侵略國家！

法西斯強盜

已開始更殘酷的屠殺，

人類的生存，生存的真理？

已都在他的威脅之下。

我們要背負起反侵略的十字架！

我們要背負起反侵略的十字架！

用我們共同的呼吸噴過他！
用我們共同的力量殲滅他！

我們的手伸過了太平洋西伯利亞
你們的手伸過了大西洋和歐羅巴
緊緊地握住！
緊緊地握住！

用全人類的大手掐死他！
用反侵略的巨掌打死他！

保衛中華

保衛蘇聯

保衛英美

保衛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把法西斯的匪徒日軍閹了！

還有匪首墨索里尼希特拉！

消滅在

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消滅在

天空

海洋，

山岳，

地下，

戰爭吧！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戰爭吧！

全世界反侵略國家！

保衛中華！

保衛蘇聯！

保衛英美！

保衛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把法西斯的強盜日本軍閥，
還有匪首墨索里尼和特拉，
消滅在

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消滅在

天空！

海洋！

山岳！

地下！

戰爭吧！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戰爭吧！

全世界反侵略國家！

保衛中華！

保衛蘇聯！

保衛英美！

保衛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渝〇〇〇六)

新輯高蘭朗誦詩第二集

每冊實價國幣貳伍元正

著者 高 蘭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者 建 中 出 版 社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人 郭 鴻 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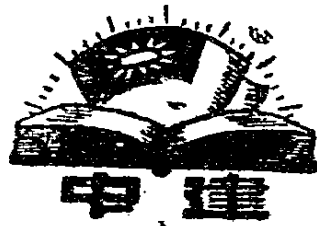
重慶保安路

總經售 文 信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第七四號

82
002244
15



530
F 25 00